

第一章 重生不做睜眼睛

正值春日，滿城春光燦爛，繁花似錦。

這樣的好天氣，偏生有一個天大的消息傳遍了西京。

聽聞執掌東廠的督主大人暴斃，此時東廠群龍無首，廠內大亂，又有御史彈劾群臣上書，陛下無奈之下同意撤銷東廠。那些原本作威作福的太監們統統被打回原形，回到內宮端茶倒水拎馬桶去了。

太監掌權本就名不正言不順，再加上他們專挖人隱私，弄得京城人心惶惶，民間更傳那位督主是個力大無窮、面目猙獰的怪物，如今怪物死了，可不是快事？

無人想到，當這消息在西京流傳時，一縷幽魂在繁花似錦的海棠園中鑽入了一具身體裡，醒了過來。

謝嘉言睜開眼時，一張如花嬌顏映入眼簾，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雙手交疊用力按壓他的胸口，小臉漲得通紅，額上冒出了細密的汗珠。

當看到他睜開眼，少女長長鬆了一口氣，豔麗的小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。

「醒了！醒了！」眾人驚呼。

謝嘉言抬眼，只見周遭繁花似錦，自己卻渾身濕透躺在一處蓮池邊。

眾人議論聲聲入耳。

「居然救活了呢！」

「雖然是救醒了，可男女授受不親，這像什麼樣子？」

「若是別人就不行，可這位姑娘卻是行的，你難道不知道，她就是謝世子未來的媳婦？」

「難道她就是那位刁蠻任性的侯府嫡女白采薇？」

謝嘉言皺了皺眉頭，腦中似乎多了許多記憶。他知道自己死了，死後一縷幽魂飄到了半空中，看到了三十歲便因心疾暴斃的自己，然後晃晃悠悠便到了這兒。

謝嘉言？承安公家的那個紈褲？這位紈褲的大名就連他都聽說過。

可世人只知道東廠督主，卻不知道督主也姓謝，與這個紈褲同名。

難道因為同名，他才到這兒做了這個身體的主人？

有人在耳邊嚷道：「謝嘉言，你可總算是醒了，嚇死小爺我了！該死的姓朱的居然敢推你下水，我這就叫人去暴揍他一頓！」

謝嘉言再抬頭，已不見了那少女，隱約只見人群之中掠過一絲粉色。

他的未婚妻白采薇？做了一輩子太監，現在居然有個未婚妻？這種感覺有些怪異。

白采薇也沒想到謝嘉言這般蠢，身為西京第一紈褲，被人打了不算，還給人推下水，若不是她會一點急救之術，他怕是已經嗚呼哀哉了。

她抬頭，春風和暖，海棠如錦，讓她不由自主想起了寒冷貧瘠的北州。

她是重生回來的，格外珍惜現在的歲月。現在的她還是隨心所欲的長青侯嫡女，還是那個任性的刁蠻千金，誰能想到不過一年之後，他們長青侯府便會被抄家流放，而她則會在塞外的北州渡過十幾年艱苦難熬的歲月，最後在窮病交加中死去。那些日子真如一場噩夢，這一次，她絕對不想再回到那樣的地方。

「姑娘！」青衣小丫鬟銀杏過來笑著扯著她的袖子，「沈公子那邊要開詩會了，您不是期待已久嗎，這會兒還不趕快去？」

不由分說，銀杏拉著她的手便往一處水榭去，那邊已經圍滿了花季少女，一個個滿眼景仰的望著水榭中間的少年。

那少年十七八歲，面若冠玉，眉似墨畫，身著青衣，不染塵俗，立在那兒如芝蘭玉樹一般，正是被稱為西京第一才子的沈秋庭。

沈秋庭在的地方總是格外熱鬧，此時他正被幾個少年眾星拱月般圍著，而白采薇正是因為這位才子，鎮日在家裡鬧騰要退婚。

他是太師之孫，禮部尚書嫡子，更有七步成詩之才，再加上面容俊美，氣度脫俗，所到之處少女擲果盈車，是西京貴女心目中首選的夢中情郎。

前不久白采薇還跟其他貴女為了他大打出手，丟光了長青侯家的臉。

「沈兄，你快看，你的仰慕者來了！」

一看到白采薇，眾少年便開始起鬨了。

陽光下，少女正值韶華，明豔照人，同滿樹的海棠相比，竟不輸半分顏色，只是她那性子讓沈秋庭十分厭煩。

他神色冰冷，目光從白采薇的臉上掠過，彷彿覆蓋著一層嚴霜。

她倒也不惱，畢竟經歷了北州十幾年的苦日子，這不識人間疾苦的美少年在她眼裡還不如一塊桂花糕，起碼桂花糕還能吃不是？

身旁一個模樣秀麗的少女湊過來道：「妹妹同沈公子是舊相識了，既然來了，為何不上前去打個招呼？」

白采薇定睛看著女孩，不由得笑笑，「孟姑娘，妳是認真的嗎？我怎麼覺得想打招呼的是妳，並不是我呢？」

孟綺荷一愣，作為閨中密友，她從來都是叫自己孟姊姊的呀，怎麼突然生分地叫「孟姑娘」？

「我自然是……」孟綺荷話還沒說完，只覺得背後一隻手推了她一把，她一個趔趄跌到了水榭中央，差點撞到沈秋庭的身上。

「不必客氣！」白采薇笑咪咪的收回了手，站在海棠樹下作壁上觀。

孟綺荷哪裡想到她有這一手，好不容易站直了身子，卻要面對沈秋庭不可置信的眼神。

「我……不是……是我……」她十分懊惱，漲紅了臉，如煮熟的螃蟹，不知如何解釋才好。

旁邊的少年紛紛笑道：「沈兄，你可真是魅力無限啊，前有白姑娘為你大打出手，現在有孟大才女對你投懷送抱。」

孟綺荷一聽捂著臉逃也似的跑了，恨不得找個地窟窿鑽進去算了。她好歹出身御史之家，有些才女之名，如今真是丟臉丟大了！

「咦？白姑娘怎麼不見了？」一個少年突然發現。

沈秋庭轉頭，之前海棠樹下的韶華女子已經不見了，破天荒的，今日她居然沒有搗亂？

殊不知，這時的白采薇已經坐在回家的馬車上了。她看了「好姊妹」孟綺荷的好戲，盡了興也該回家了。

想當初她對沈秋庭的「糾纏不休」，不知有多少是這位孟大姑娘慫恿出來的，如今她好好的自食其果吧。

銀杏好奇的問：「姑娘，您今日不看沈公子念詩了嗎？」

白采薇懶懶的靠在車上擺了擺手，悠閒的往嘴裡塞了一塊軟糯的桂花糕，「看他念詩做什麼？難道我還能多長一塊肉嗎？長得好看的男人多沒什麼用處，徒讓女人傷心罷了。」

她說完這話，想起謝嘉言。那傢伙也是，光長得好看罷了，有什麼用處？

可想起前世她家抄家時，唯有謝嘉言願意幫把手，她心裡歎了一口氣。

罷了，這輩子湊合過吧。

中途離場的不只白采薇一個，另一頭，謝嘉言因受了些寒氣，換了身衣裳也坐上回家的馬車。

他低頭看著細膩白皙的雙手，這雙手打小沒做過事受過苦，而他自己本身的雙手卻是傷痕累累。

七歲被淨身賣進皇宮，受盡苦楚終於站在權力巔峰，在巔峰之時卻突然隕落。

即便擁有無上權力，他的內心卻從來沒有真正的快樂過。隕落之時，他不覺得遺憾，心中只有一片蒼涼。

權力再大又如何？他依舊一無所有，沒有家人，沒有朋友，更沒有……自己的家庭。

他死了，沒有人會為他掉一滴眼淚。

可是現在，他竟重新開始了……

他盯著這雙手看了許久，終於緩緩收攏，唇角浮起了一絲笑意。

到家時，白采薇抬頭，看到自家金光燦爛的匾額「長青侯府」。

白家原先不過是個落魄世家，一朝卻因出了個貴妃而顯貴，便很有些暴發戶的氣質，到處金燦燦的。

原先她覺得金色俗氣，如今卻覺得甚好，這世上最難的便是沒錢，有錢，怎樣都好！

小廝開了偏門，卸了馬匹，牽著馬車到垂花門外停下來。

白采薇下馬車時，四五個身著錦衣、眉清目秀的丫鬟圍了過來。

「姑娘，夫人已經燉好了燕窩羹等著您呢。」

「姑娘，可要沐浴更衣？貴妃娘娘才叫人從宮裡送來貢緞，專門說了給您做衣裳呢。」

「姑娘累了吧？奴婢給您捶捶腿。」

小丫頭們七嘴八舌的，白采薇擺了擺手，「都散了吧，我去見我娘。」

「是。」丫鬟們退下。

白采薇只帶了銀杏，徑直向她娘孫氏在的玲瓏軒去了。

孫氏生於江南世家，是標準的江南美人，白淨秀雅。

她從小喜好江南庭院，尤其喜歡太湖石，庭院中一步一景，處處可見七竅玲瓏的太湖石。

白采薇才到正廳外，便聽到裡面傳出母親訓人的聲音。

孫氏正在教訓吳姨娘不會辦事，吳姨娘不敢委屈也不敢回嘴，只能低著頭聽著。旁邊一個模樣伶俐的少女勸道：「姨母別動氣了，小心傷了身子。吳姨娘出身歌姬，誰不曉得？若是不想，以後不叫她做事便是。」

孫氏氣憤道：「珊瑚妳說得對，我就不該信她！」

白采薇眉端微動，抬腳上了臺階，便看見吳姨娘低著頭紅著眼眶出來了。

看到她，吳姨娘顫聲道一句，「大姑娘回來了。」

白采薇點點頭，見她咬著下唇走了，進了正廳。

孫氏瞧見她進來，瞬間由陰轉晴，滿臉堆笑，「寶貝兒，快過來！聽說妳去看花兒了，可好看？」

白采薇到了跟前，表妹陸珊瑚已經識趣的讓出孫氏身邊的位置，扁了扁嘴坐到一邊。

陸珊瑚是孫氏表妹的女兒，幾年前母親去世，陸家便腆著臉皮將人送過來，美其名曰陪陪白采薇，實則是想藉著長青侯家的勢尋個顯貴婆家。

她嘴甜舌滑，哄得孫氏很開心，倒鬧得像白采薇的親表妹似的，在家的地位比長青侯的庶女白婉兒高多了。

「娘，您也別說姨娘了，她畢竟頭一次幫您辦事，出差錯也不奇怪。到底是一家人，有什麼可鬧的呢？沒得氣壞了您的身子。」

孫氏性子厲害，從來不聽別人的話，唯獨女兒的話卻能聽進去，她笑道：「娘知道妳心疼我，可我瞧見那個姓吳的就煩。」

長青侯雖然紈褲，但因為夫人厲害，只納了一房妾室，這妾室又是出身歌姬，就成了孫氏的眼中釘，她只要有空便琢磨著怎麼折騰這個姨娘。

白采薇從前也跟著孫氏一起欺負吳姨娘，但前世流放之後，孫氏抑鬱成疾，是吳姨娘操持著一家人的家務生計，大冷天還要出去擔水砍柴，又去湖裡摸魚給生病的孫氏燉湯。

所謂日久見人心，她爹不該納妾，可既然納了，錯不在那女子，都是女人，何必互相為難？

庶妹白婉兒更加無辜，明明是侯府姑娘，到如今還不敢正眼看人，膽子小得彷彿草窩裡的兔子。

倒是眼前這陸珊瑚，精得跟鬼似的，她家落難之時，也不知道陸珊瑚從哪裡聽到風聲，抄家前夜偷了大包的金銀珠寶跑了，藉著那筆豐厚的「嫁妝」嫁了個豪門富室。

重來一回，如今的白采薇洞若觀火，懶得再多給陸珊瑚好臉色。

「娘，別煩了，我聽丫鬟說您給我燉了燕窩粥？」

孫氏一聽，忙叫丫鬟將溫著的冰糖燕窩端過來。

丫鬟送來了小碗，白采薇親自給母親盛了一碗，又給自己盛了一碗。

陸珊瑚在旁邊巴巴的望著，見表姊沒打算給自己盛，便主動伸手去拿碗，卻被一隻素白的玉手攔住。

「表妹，這一盅我和娘喝剛剛好，到了妳這邊恐怕裝不上一碗了。」

陸珊瑚伸出去的手生生的頓在了半空，她也是要面子的，訕訕道：「表姊說的哪裡話，難不成我還跟妳搶嗎？燕窩嘛，平日裡喝得不少了，我也不饑。」

白采薇見她不識趣，微笑道：「我也知道表妹不是小肚雞腸的人，不過我們在這吃著，卻讓妳乾看著，到底不好意思呢。」

陸珊瑚肚裡冒火，只得找個理由告辭。

看著她匆匆離去的背影，白采薇的唇角勾起一絲淺淺的弧度。

「妳這孩子，倒是讓妳表妹臉上不好看了。」孫氏心疼陸珊瑚。

白采薇笑笑，「她那個人，心大得很呢。」

如意院中，吳姨娘正在默默垂淚，看到女兒過來，越想越覺得無望，一把抱著女兒哭了起來。

她自己受苦也就罷了，可瞧著夫人如此折磨，恐怕婉兒以後連個好婆家都找不著。

這時，有丫鬟送東西過來，「姨娘，這是大姑娘讓人送來的燕窩。」

吳姨娘接過一瞧，品質純正，潔白無瑕，真是上等的官燕，這一大盒有半斤重呢。她一時愣住，大姑娘是什麼意思？這燕窩真的能吃嗎？或者又是什麼圈套，等著她往裡頭跳呢？

白婉兒欣喜的看著燕窩，歡喜道：「娘，我們也能吃上燕窩了？」

她們娘倆的用度被孫氏剋扣得厲害，也就比丫鬟強一點，哪裡吃過燕窩？

吳姨娘搖頭，擔憂道：「恐怕不行啊……」

話正說著，卻見一個美貌少女挑簾子進來，笑道：「有什麼不行的？既然送過來，自然是用來吃的，難道還怕我送來毒藥不成？」

吳姨娘一驚，怔怔望著她，「大姑娘？」

白采薇親自過來了，她就知道吳姨娘不可能輕易信她，畢竟被她娘倆欺負多了，心裡會怕。

她掃了一眼這屋子，打掃得挺乾淨，可哪裡像是主子的屋子？別說什麼玉如意、金佛手，竟連一座像樣的香爐都沒有。

「坐吧。」她見吳姨娘緊張的站著，抬了抬手，自己先坐下了。

白婉兒怯生生的躲在母親身後，惶恐又好奇的偷看這位嫡姊。

白采薇指著屋角道：「銀杏，讓人將我書房的琺瑯青瓷梅瓶搬過來放在那裡。」

銀杏一愣。

「那邊擺一個黃銅仙鶴香爐，博古架上讓人去倉庫挑幾樣古玩玉器擺上，哦，還有，叫裁縫給婉兒做幾件像樣的衣裳，畢竟她是侯府的千金。」

這些話銀杏都一一記下了，可不確定要不要做。

白采薇睨了她一眼，「還不快去？」

「是。」銀杏這才悟到，姑娘竟然是當真的，不是說玩笑話，急忙去吩咐忙碌。不一會兒，該搬的搬，該擺的擺，就連府裡的裁縫也馬不停蹄的過來給白婉兒量尺寸。

吳姨娘不知所措，顫聲道：「大姑娘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白采薇笑笑，「咱們長青侯府好歹是侯門大戶，姨娘也該住得像樣些。就是婉兒妹妹，如今有十四了吧？年紀到了，也該出去走動走動了。」

「大姑娘此話當真？」吳姨娘難以置信，別的無所謂，只是能讓婉兒出去見見世面，她是求之不得。

白采薇點頭，「我近日讀經，幡然悔悟，做人呢，還是善良一點的好。婉兒好歹是我妹妹，過幾日有流觴宴，我帶婉兒出去逛逛。還有幾日功夫，姨娘記得好生教教妹妹規矩。」

「可是夫人那邊……」雖是大姑娘的好意，可萬一給夫人知道了，恐怕少不得一頓斥罵呢。

白采薇淡淡道：「你不必擔心，母親那邊我自有話說。」

吳姨娘聽著也不知真假，心中半信半疑，可是瞧著她這語氣，似乎真的要提攜女兒，心中激動得一時不知如何作答才好。

倘若大姑娘真的有意提攜婉兒，是否她們母女倆真的有可以期望的前程？

白采薇又說了兩句，便告辭離開。

回到屋裡，她坐在臨窗的羅漢床上，擰著香腮看著窗外滿樹桃花。

一陣清風吹來，桃花紛飛，似漫天粉蝶。

經歷了那麼多的困苦，如今再看受苦的人，總是多了幾分悲憫。對於吳姨娘母女，她不過動動嘴皮，可她們卻有了活下去的盼頭。

她知道母親若是發現這件事必定不高興，但是母親最聽她的話，她若勸勸，必定沒什麼大問題。

銀杏端來了翡翠杯，杯中盛著明前龍井。

白采薇端起杯子，清茶沁鼻，品了品，只覺茶味清甜。

她又端詳著這杯子，翡翠流光，精緻脆弱，輕輕一摔就粉碎。

這是父親去年送給她的一套茶具，足足花費白銀一千兩。從前她最愛這套杯子，可如今卻覺得不如送進當鋪換一千兩銀子給她。

重回侯府，她越發感覺到自家用度奢靡無度，她爹仗著自己妹妹是貴妃，揮霍無度，一甩手便是百千兩白銀。她娘出身世家，金玉窩裡長大的，什麼都要精緻華貴，花錢也不含糊。她亦是有樣學樣，出手闊綽，隨心所欲。

這樣的日子，姑母在也就罷了，若是姑母沒了呢？

大山崩塌，所有繁華將會如煙塵一般消失無蹤。

白采薇放下了手中的茶杯，歎了一口氣。年少時以為一切都會如意下去，不會改變，經歷過之後才知道現實有多麼殘酷。

銀杏瞧著她意興闌珊，疑惑問：「姑娘，這茶不好喝嗎？」

白采薇淡淡道：「收了吧，不喝了。」

按時間算，距離姑母病逝、白家抄家整整還有一年的時間。

她按著額頭思忖著，姑母素來健康，為何突然病逝？可姑母人在深宮，許多事情她無法探究。

這一年時間，倘若她可以好好利用，能做的事情也不少。

白采薇在房裡待了半日，丫鬟來稟告說孟綺荷來了。

「不見，妳就說我頭疼。」

銀杏一愣，往日裡姑娘最愛和孟姑娘玩兒的呀，便是偶然買到心儀的首飾衣裳，也要給孟姑娘備上一份，今兒這是怎麼了？

見白采薇沒有其他的話，銀杏讓小丫鬟翠兒去向孟綺荷回話。

「頭疼？」孟綺荷目光猶疑，「若是妹妹頭疼，我豈不是更應該去看看。我略懂一點醫理，或許可以……」

翠兒眼珠一轉，覺得這位孟姑娘還真是不省事，她呵呵一笑，「瞧瞧孟姑娘說的這話，莫非我們堂堂長青侯府連個大夫都請不起，還要勞動孟姑娘這樣的外行來給我家姑娘看病？這話說出去可不體面呢！」

孟綺荷完全沒有想到長青侯府的小丫鬟這般牙尖嘴利，可她堂堂御史千金，又不好跟這種沒名姓的小丫鬟計較，但凡換個人來，她都有話說。

她的臉漲得通紅，心中著實惱火，面上卻又不好發作，沉著聲音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既如此，請妳家姑娘好生休息，我改日再來看她。」說罷咬著牙轉頭上了自家馬車。

「哼！原先光蹭我家姑娘的首飾衣裳，瞧著也不是什麼正經的大戶千金，如今咱們姑娘聰明了，妳也沒得好果子吃了。」翠兒說完，對那馬車做了個鬼臉，回去覆命。

這話聲不輕不重，正好傳到了孟綺荷的耳朵裡，她氣得眼淚直流，一伸手將車中的靠墊狠狠砸在車廂內。

「白采薇！上次在海棠園讓我出糗，這次又讓丫鬟來羞辱我，我再找妳就不姓孟！」

白采薇並不知道外頭發生的事，她只是討厭被孟綺荷這種人利用。

家裡窮不是孟綺荷的錯，可她假裝姊妹情深騙首飾衣裳那就是她的不對。

這孟綺荷喜歡沈秋庭，拉不下臉面去纏人家，拉了她做幌子對沈秋庭死纏爛打，自己卻跑去做好人。天底下的便宜都給孟綺荷占完了，想得可真美，這樣的閨中密友不要也罷！

白采薇不再搭理這事，思緒轉到其他地方，思索良久，坐到案前動筆之後，遞給銀杏一封信，「妳去送一封信，約一個人。」

銀杏接過信，一看，不由得呆住了。

信封上寫著——承安公府謝大公子親啟。

銀杏有點不敢相信，原先姑娘在家裡一日還要罵他三頓呢，如今竟然約上了？

第二章 人約黃昏後

謝嘉言接到白采薇的信時有些意外。

明日酉時濱湖陶然亭盼望一見。

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？他摸了摸下巴，蹙起墨色眉尖，這位白大千金究竟想幹什麼？

這時，小廝文石在門口稟告道：「世子，寶公子過來了。」

謝嘉言收攏五指，將信收進袖子裡，起身伸了一個懶腰。

這時，二房的族兄謝寶元已經到了屋裡。

他身材中等，斯文裡透著幾分精明，圓圓一張臉，真如他的名字，跟個元寶似的。他似笑非笑的看著自家這位草包族弟，道：「嘉言這幾日難得在家啊，現下又要去哪裡快活了？」

這話說得不正經，謝嘉言懶得搭理他，坐在桌邊給自己倒了一杯溫茶，飲了一口才抬眸看他，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謝寶元笑得神祕，坐在他對面，從懷中掏出一個冊子，「我來自然是好事呢！」

他展開冊子，只見封皮上寫著三個楷字，名花譜。

謝嘉言蹙眉，「我並不喜歡看花。」

「你再看。」謝寶元翻開了圖冊，只見裡面是一張張丹青繪製的美人圖，一個個如花朵般爭妍鬥豔，美不勝收。

謝嘉言上輩子是個太監，對於女色從來都沒什麼興趣，如今即便他是個完整的男子，對這些亦是難有什麼波動。

他淡淡瞥了眼前謝寶元一眼，殷紅的唇角微勾。

原主的那幫狐朋狗友都是通過謝寶元認識的，如今光吃喝玩樂還不夠，現在謝寶元又拿女色來勾他，生怕他壞得不夠徹底？謝寶元這小把戲哄哄原主還行，想唬他，門都沒有！

謝嘉言裝模作樣的翻了一回，搖頭，「都不好看。」

謝寶元愕然，驚訝看著他，「你這小子，都沒碰過女人，怎知道女人的好？你信我，這些都是我從各大青樓精挑細選出來的，只要你去看一眼，包管滿意！」

謝嘉言笑笑，點了點那冊子，「你覺得這冊子上的女人，哪個有我未婚妻好看？」

謝寶元，「……」白采薇雖然名聲不大好，卻是一等一的美人，這話他還真說不出來。

謝嘉言挑眉輕笑，「方才我收到請帖，美人請我吃飯，不比去這些地方花銀子強？」

謝寶元定定望著他，心中又恨又妒，只得悶悶收回圖冊，臨走前還不忘問一句，

「啥時候？約在哪兒啊？」

謝嘉言看著他，笑而不語，並沒有要說的意思。

謝寶元「嘶」了一聲，這小子什麼時候開始有事瞞著他了？可惡！原來那愣頭青，如今似乎有些不一樣了。

濱湖陶然亭。

夕陽如血，染得湖面一片霞光，亭中立著一個挺拔少年，著繡金朱雀玄衣，束白玉帶，臨風而立，青絲飛揚，貴氣逼人。

白采薇來時看得微微一怔，這人若是不言不動，倒也算個佳公子。

她這次並沒有退親的打算，若是真嫁給他，將他擋在家裡做個花瓶也不錯。

聽到腳步聲，謝嘉言轉身，精緻的五官彷彿墨畫，白皙的皮膚透著羊脂玉般的光澤，俊美好似仙人。

他看她的目光平靜得如同古井，竟無一絲波瀾。

白采薇有些不快，心道：本姑娘美貌豔壓京城，這廝沒眼光！

她將放著幾樣點心的小提籃擋在石桌上，勾起唇角，「謝公子，吃過飯沒有？不如嘗嘗我們府裡的點心如何？」到底有事相求，不好說話太硬。

謝嘉言看了一眼，「妳自己做的？」

白采薇一愣，尷尬道：「並不是，廚娘做的。」

「不吃。」

她面色微變，在心裡狠狠罵了他一頓。好個謝紈襯，不是她親手做的還不吃？真挑剔！

「找我來何事？」謝嘉言撩袍坐下，直接開口。

白采薇用力合上籃子蓋，白了他一眼也坐下了。「不知謝公子還記不記得上次在蓮池是誰救了你？」

謝嘉言自然記得，看向白采薇，等著她說事兒。

「我想弄一個身分文牒，最好是男人的。」

他依舊看著她，沒有做聲。

白采薇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，「我對你可是救命之恩，身分文牒對於你謝公子而言，應該是一件小事吧？」

謝嘉言輕笑，修長素白的手指輕輕敲在桌面上，「的確是小事，可對於白姑娘而言好像是一件大事，妳不打算告訴我為何嗎？倘若我給妳弄了假的身分文牒，妳去殺人放火，到時候豈不是連累我？」

白采薇素來覺得謝嘉言是個傻子，沒想到他如此伶牙俐嘴，忍不住磨了磨後槽牙。

「你放心。」她咬著牙道：「我不會殺人放火的，只是有一點小小用途罷了。古語說的好，點滴之恩湧泉相報，沒想到謝公子這般謹慎計較。你就說，你幫不幫我吧？」

謝嘉言睨了一眼她的小臉，大約是有點生氣，原本就豔若桃李的臉更紅了，倒像是夏天的石榴花一般。

「自然是幫，畢竟……得罪誰也不能得罪未來夫人……」

白采薇一愣，咬著下唇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居然調戲到她頭上來了！

她生氣的站起來，道：「你不要以為我是挾恩圖報，雖然我救了你，可我只要你幫我這一次，以後不會麻煩你的。」說罷拎著籃子轉身便走。

「什麼時候要？」身後傳來謝嘉言的聲音。

「越快越好。」她沒有回頭。

「三日之後，送你手中。」

話音落下，她聽到腳步聲，回頭看時，他已經負手從側邊的石階下去，漸行漸遠。白采薇疑惑的蹙了眉，這不像她知道的那個傻子呀，現在的謝嘉言有點難以捉摸。但想到馬上就能多一份身分文牒，她又高興起來。

下了石亭，銀杏就在亭下等候，看到她滿臉笑容，不由得暗暗詫異。

「謝公子沒有做什麼不妥當的事兒吧？」銀杏有些擔心，畢竟謝嘉言是出了名的紈褲。

白采薇搖頭，叮囑她，「今日之事不許洩露出去，知道嗎？」

銀杏急忙點頭，可心底卻老大的不解，姑娘什麼時候對謝公子有好感了？

白采薇原本擔心謝嘉言做事不靠譜，沒想到三日之後，果然有人送來東西，東西直接送到了她的手裡，打開來看，是一份男子的身分文牒。

這名男子叫陳風，年紀十六，西京人。

她對這份文牒非常滿意，想不到謝嘉言辦起事來絲毫不含糊。

她想起什麼，心中一動，問：「方才來送信的人沒走吧？」

「還在等姑娘回話呢。」銀杏答。

「那就叫他再等等。」

文石出去時空著手，回到承安公府時手裡卻拎著一個食盒。

他到了房門口，探頭一看，只見世子正靠在榻上翹著腳看話本子。

他笑吟吟的稟告了一聲，「世子，白姑娘已經收到信了。」

「嗯。」謝嘉言眼沒離書應了一聲。這些亂七八糟的話本子都是原主的珍貴藏書，他隨手拿了一本，讀來倒也新鮮。

文石見他不抬頭，徑直將食盒拎到中間的圓桌上，邀功似的說：「白姑娘還給回禮了，世子不看看？」

謝嘉言一愣，捏著書負手過來，打開了食盒，裡頭是熱呼呼的桂花糖糕，彷彿才剛從鍋裡蒸出來，瞧著分外有煙火氣。

「這是白姑娘親手做的，奴才在那邊等了好一會兒，專等著呢。您說，白姑娘是不是有心了？」

謝嘉言一愣，親手做的？上次湖濱見面，他不過隨口提了一嘴，沒想到這位傳聞中刁蠻任性的白大千金真的會做？

半信半疑的，他伸手拿了一塊嘗了嘗，軟糯可口，甜而不膩，帶著淡淡的桂花香氣，即便是他這種不愛吃甜食的男子也能吃上幾塊。

文石笑咪咪道：「白姑娘有心，世子有福。」

謝嘉言抬手一個栗暴敲在他的腦門上，「打趣本世子？找死！」

文石慣是會看他臉色的，知道他不是真的惱，笑嘻嘻的摸了摸頭不說話了。

世子一定是不好意思了，哪個男子吃了美貌未婚妻做的點心不開心？

謝嘉言若有所思的看著手裡的糕點，白采薇喜歡沈秋庭這件事整個西京人盡皆知，她突然找自己，又做點心，是什麼意思？是對他幫忙的報答，還是說已經轉了念頭？

當他是東廠督主時，女人在他眼裡約等於無。如今作為謝家世子謝嘉言，自然得成婚生子，既要成婚，便會有一個女人。

兩家似乎都沒有退婚的打算，那麼以後白采薇就是他的夫人。

這女人腦子裡究竟在想些什麼？

「女人……」他坐在桌前，喃喃念出了這兩個字。

「俗話說的好，女人心海底針吶！不過像白姑娘這樣既美貌又能幹，還能體貼人的，真是打著燈籠都難找呀。」

「多嘴！」沈嘉言掃了一眼呱噪的小廝。

文石急忙笑著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另一名小廝進寶過來說話，「世子，族學裡來了新先生，要世子去上課。」

沈嘉言蹙起了眉頭，「不去。」

這回答在進寶的意料之中，他苦著臉勸道：「上一位先生被世子打斷了肋骨，老夫人多給了他好些銀子養傷，上次的事情老夫人還生著氣呢，這次世子就去課堂上坐坐吧，也不必聽課，就當哄老夫人開心了。」

謝嘉言哼了一聲，只覺得好笑。

當年在宮中，他出身於內書堂和御箭堂，精通詩書，文武兼修，執掌陛下文印多年，現在讓他去讀那些啟蒙經書，豈不是好笑？何況原主讀書一直不上進，同一個學堂的，人家在讀四書五經，他還在學千字文呢，還真是丟人丟到姥姥家！

「可老夫人那邊……」進寶看到這位爺便頭疼。

他話還沒說完，外頭便響起了老邁卻沉穩的聲音，「嘉言，你又在鬧什麼！」

幾個丫鬟擁簇著謝老夫人，扶著她進來了。

進寶和文石急忙替謝老夫人端凳子倒茶水，忙得不亦樂乎。

謝家有三房，早幾年大房謝嘉言的母親就去世了，大房只留了他這一個獨苗。二房有謝寶元以及兩個族妹，三房有一個族弟一個族妹。

如今的承安公是謝嘉言的父親，只是身體病弱，一直在內院養病，甚少見人，也沒管事，謝府內外事情大都由二房夫妻管著。

老承安公去世時，二房曾經爭過，要換掉謝嘉言這個紈褲世子，可謝老夫人寵他，以一己之力保住了他的世子之位。

謝老夫人雖寵他，卻也希望他能讀書有出息，可他倒好，三天兩頭不著家，著了家被按到學堂還打傷了先生，真把她給氣壞了。

聽說他現在老實待家裡，她便又來催促他上學了。

本來聽到他的話一肚子氣，可一看到孫子這張惹人疼的俊臉，謝老夫人又氣不起來，拉著他的手，「我的乖孫……」

謝嘉言有些不習慣別人的肢體碰觸，縮了縮手，可惜被謝老夫人緊緊攥著，收不回來。

「你如今也十七了，都要娶親的人了，怎麼說也要讀幾本書吧，不說讓你考中什麼功名，至少走出去不要叫人笑話呀……」

謝老夫人苦口婆心的說了一大堆，聽得謝嘉言頭大如斗。

「我有在讀書。」他抬眼看了書架，跟進寶說：「拿一本過來。」

進寶愣了一下，糊裡糊塗的，也不知道他說的是哪本書，從書架上隨便抽了一本書過來，雙手遞到了他的手中。

謝嘉言手上的這本正是《詩經》，他唇角微勾，遞到了祖母的手中，「祖母，我雖沒去學堂，學的卻不比他們少。這本我已經背熟了，不如您考考我。」

謝老夫人一雙老眼瞪得如銅鈴一般，大約這麼多年都沒有如此讓她驚訝的事情了，那本厚厚的《詩經》可是很難的哇！

「你……背熟了？」她拿著書本的手開始顫抖起來，自家乖孫還有這個本事？

謝嘉言不置可否。

謝老夫人驚訝之後顯然是不信的，她的乖孫誑她太多次了，每次誑完之後，換來的都是失望，這一次她又怎麼可能相信？

「我不信。」她笑著搖頭，但還是隨手翻開了《詩經》。

她是大家出身的千金，自小博通經史，哪知會養出個混不吝的孫子。

「那你就背背第十頁的這一個篇章吧。」乖孫要玩，她就陪他玩玩，她倒要看看他能在她跟前演到幾時？

「籧籧竹竿，以釣於淇。豈不爾思？遠莫致之。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。女子有行，遠兄弟父母……」

詩句如泉水般從謝嘉言的口中琅琅流淌出來，不帶一絲停頓，聽得謝老夫人目瞪口呆。

待得他念完整首詩，她半晌才回過神來，「那你知道這詩是什麼意思嗎？」

謝嘉言淡淡一笑，「說的是出嫁的女兒思念故鄉兄弟父母的心情。」

謝老夫人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往後一倒，差點厥過去，嚇得丫鬟們急忙將她扶穩。

丫鬟替她倒了熱茶，又給她捋胸口，她這才緩過勁來，伸手過來摸孫子的額頭，「你還是我家的嘉言嗎？莫不是中了邪？」

謝嘉言避開了她的手，道：「祖母，我從前並不是蠢笨，只是不願意聽那些腐儒念經罷了，我若是真想學，一看便會，您的孫兒沒您想的那麼蠢笨。」

謝老夫人琢磨了半天，喃喃道：「也對，你祖父是個聰明的，你父親也是個聰明的，沒道理到了你這裡就笨了……」她終於展顏笑了起來，滿臉菊花綻放，「我的好乖孫，你可真沒讓祖母失望啊！」

她高興起來，雙手抱住了謝嘉言，抱得他渾身不自在。

可她馬上又愁了，他雖然聰明，卻只讀自己喜歡的書，又不肯去學堂，這如何是好？

原先覺得他笨，只指望他能認幾個字，如今知道他聰明，便想著讓他去參加科考，可科考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跟著先生是不行的。

她想說些什麼，可也知道孫子沒什麼耐心，塞過去指定坐不住。

謝嘉言怕她又嘮叨，抬眼瞧見外頭原主的好友陳廣才大刺刺的進來了，高興招手，「廣才兄，你可是找我有事？」

陳廣才見謝老夫人在，過來恭恭敬敬的作了個揖，「謝老夫人，晚輩來找謝兄出去騎馬，外頭春色正好……」

謝老夫人聽了個開頭就不樂意了，正要說他，不想謝嘉言拉起陳廣才就往外走，回頭笑著對她道：「祖母，我出去騎一圈再回來看您。」

她氣得直跺腳，「我家孫兒原本最乖巧不過，都是被這些臭小子帶壞的，可恨！」

謝嘉言同陳廣才在西京騎了一圈兒馬，目光所及之處，皆是熙攘繁華太平盛世，身為世家少年郎，在西京之中肆意馳騁，果然愜意。

想當初他在東廠之時，身上背負著皇命，每日面對的是勾心鬥角的內廷。所謂伴君如伴虎，雖然貴為東廠督主，依舊無一日能安心好眠，哪裡比得上十七歲的謝嘉言？

路過梨香院時，那小樓雕梁畫棟，門前花枝招展，二樓更站著幾個身著薄紗的勾人女子對人媚笑。

陳廣才對謝嘉言使了個眼色，「謝兄，渴了，進去喝杯酒？」

胭脂味沖鼻，謝嘉言皺了皺眉頭，將手中馬頭一轉，「我還想去郊外逛一逛，你若是想來便跟過來，不想來就自便。」

說罷，一聲清斥，馬兒騰起四蹄，噠噠的便往東門飛馳而去。

「誒！謝兄！」陳廣才無奈，只得策馬跟了過去。

上次明明約好有空要去梨香院喝酒的啊，這個謝兄，怎麼就忘了呢？

第三章 調教紈褲們

白采薇正在東市溜達，她想開一間店，便需要採買各式各樣的材料。

銀杏看著姑娘挑選材料，可著實看不懂，「麝香、龍腦……姑娘是要做香料嗎？可是這黑豆、益母草、白朮、白芨，這又是做什麼的？奴婢真的看不懂了。」

白采薇淡淡一笑，「妳不必懂。」

她在東市逛了一圈，將需要的材料準備齊全，不一會兒馬車的後車廂便裝滿了一半。

辦完了事兒，才從東市出來，便聽到有人嚷嚷。

「東街有人打架，快去看啊！」

「誰啊？」

「還能有誰啊？還不是那西京第一紈褲謝大公子，他又跟人打起來了，揍他的好像是皇后娘娘的外甥，姓陸的那一個！」

「他和人打架，怎麼就一定是挨揍的那一個呢？」

「嗨呀，你這話說的，歷來打架他打贏過誰啊？不是他挨揍，難道是那個姓陸的嗎？」

說著，便有愛看熱鬧的幾個人一溜小跑去了。

白采薇蹙眉，又打架？謝嘉言啊謝嘉言，你覺得自己有幾條命？

她坐上馬車，打算也去瞧瞧狀況。

東街是通向西京東門的必經之路，半路上人群堵塞，圍著看熱鬧的人扎堆。

白采薇在馬車裡瞧不清楚，只得下車來看。

才靠近人群圍著的地方，只聽到眾人「哎喲」一陣驚呼，「被踢飛了！踢飛了！」

白采薇嚇了一跳，難道謝嘉言被人踢飛了？

她踮起腳尖從人群中間看出去，只見謝嘉言一人被四五個壯實青年圍住，他雙手環胸，神色冰冷，冷冷睨著不遠處被踢飛的青年。

陳廣才顫巍在他的身後，聽到「被踢飛了」，這才敢探個腦袋看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不由得高興的拍手大叫起來，「好啊！」他驚歎的看著謝嘉言那雙長腿，「哇！我從來不知道謝兄的飛神腿竟然已經練到如此爐火純青的地步！」

謝嘉言嫌棄的睨了他一眼，沒有搭理，目光抬起，看向站在幾個青年後頭的富貴公子，圓胖肥敦的陸子明。

上次打架，陸子明也是帶了人，原主之所以會輸，一是因為自己菜，二是吃了人少的虧。陸子明身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打個把富貴公子不在話下。

這廝似乎想跟原主爭一爭這西京第一紈褲的名頭，自打從南方搬到西京之後，大有橫掃西京紈褲之勢。

陸子明看著自己的人被踢飛了，氣得胖臉漲得通紅，一揚手，「全都給老子上！把他給老子往死裡打，打死了小爺我負責！」

幾個護衛一聽，捲起袖子放開了手腳，從各個方向如同餓虎撲食一般向著謝嘉言撲過來。

「好可惡，居然人多欺負人少。」連銀杏都幫著謝嘉言打抱不平了。

白采薇皺起秀眉，謝嘉言這次肯定要吃大虧。聽說陸子明仗著自己的姨母是皇后，在西京為所欲為。

雖然說謝嘉言是承安公家的，當年老承安公曾拚著性命將先皇從戰場上背下來，可是如今老承安公死了，謝家又如何跟皇后家的人相比，便是謝嘉言挨了打，恐怕也沒處訴苦去。

她心中替謝嘉言捏了一把冷汗。

只聽得「砰砰砰」幾聲，白采薇心弦一顫，幾乎不敢睜眼看。

「哎喲！」眾人一陣驚呼，「好厲害！」

白采薇定睛一看，這才看到了依舊立在原處不動的謝嘉言，和那幾個被踹飛的青年。

青年躺在地上，撐著手臂半天才爬起來。

陸子明瞪圓了眼睛，如同看怪物似的盯著謝嘉言，「你……你怎麼變得能打了？」

奇怪，太奇怪了！」

謝嘉言一步一步走到陸子明的跟前。

陸子明驚恐的看著謝嘉言，他從來沒見過謝嘉言露出這樣的眼神，比三冬的寒冰還要冷，比荒野的獨狼還要狠，光是這冰刃一般的眼神，就足夠他渾身顫抖了。

想到謝嘉言一腳能夠踹飛幾個大漢，他更加害怕了，頓時雙腿一軟坐在地上，一泡騷尿從袍底「哧溜」流了出來，惹得眾人哄然大笑。

謝嘉言看看自己這副身板，倒是十分中用。原主身為紈褲，其實平日裡飛鷹走馬的事兒做得不少，身體還算強健，唯獨不會打架，每每只知道閉著眼睛瞎幹，遇到有幾分技巧的就被人給打趴下了。

他初來幾日，每日晚上都會暗暗運氣練功，筋骨自然比原主更加強健有力。

習武除了力量，更注重的是技巧，他的武功技巧可不是眼前這些鼠輩能比的，不過三拳兩腳，這些蠢蛋就趴下了。

謝嘉言勾唇冷笑，從身後拎出縮頭烏龜陳廣才，道：「不是要出去踏青嗎？走了！」他幾步到了馬邊，翻身上馬背，昂首策馬，清斥一聲，衝開人群飛也似的奔向東門而去。

「哎喲，謝公子太厲害啦！」

「這是啥時候偷偷拜師學藝了吧？」

「嘆嗤，瞧陸子明那慾樣，丟人！真是丟人丟大了！」

銀杏看得目瞪口呆，拉了拉白采薇的袖子，「姑娘，您看見了嗎？好厲害……謝公子好厲害……」

白采薇伸手按著額角，蹙眉沉思，這謝嘉言上哪裡去學的本事？學得倒是挺快的，或許他並非西京人傳說的那般草包呢。

只是他這樣鎮日到處遊蕩、惹是生非，總不是長久之計，謝家情況亦是複雜。

上輩子她流放北州時，間或聽到西京流放過來的人說起，謝嘉言三年之後被剝奪了世子之位，後來死於意外，說不準便是謝家什麼人幹的，為了爭權奪位，骨肉相殘的事兒在豪門一點都不稀奇。

她既然沒打算換未婚夫，便得做兩手準備，好好調教調教這位世子。他若是再這樣混下去，未必會有什麼好結果。

她驀地想起一個人，這個人倒是很適合調教人。

回到府中，白采薇特意準備了一個房間，將各樣材料儲存起來，並準備了各種器皿，亦有黃泥火爐。

銀杏在一旁瞧著，越看越糊塗，「姑娘，您到底要做什麼呀？」

白采薇微微一笑，「關上門，一會兒妳就知道了。」

銀杏關了門，便看見她從懷中取出了一本冊子，這冊子上密密麻麻寫著小楷字，看得出來是她的筆跡。

她仔細一瞧，上面記錄的像是藥方子，方子裡的材料正是方才白采薇上街買的各樣東西。

白采薇輕撫著這本書，封皮上她親自寫下了「千金方」三個字。

這本書是她上輩子流放北州的時候得到的，那時她家隔壁住著一位老婦，她見對方年紀大了又孤身一人，便時常照顧相幫。

直到老婦去世之前才告知身分，並將這本叫做《千金方》的冊子交給她。

原來這老婦是前朝太后身邊的醫女，專門替太后養顏美容，本書中記載著前朝幾代人，包括宮廷和民間的各種神奇美容養顏的方劑，並說書裡的方子隨便一個就價值千金。

只可惜白采薇前世出不了北州，沒有能力亦沒有財力嘗試，那本書最後只得跟著她湮沒在北州的風雪之中。

現在手中的自然不是前世那本，而是她根據記憶寫出來的，因當初熟讀於心，默寫出來易如反掌。

如今她便想好好利用這裡的方子，做一個與美容有關的買賣。

這裡頭的方子她還沒試過，如今買齊了材料，便打算先自己試驗一番。

現在她要做的是一款澡豆，這款澡豆洗浴之後可以使女子的皮膚白嫩細膩，柔軟彈滑。

她先把熱飯倒入冷水中浸泡五六天，取上層清水煮沸，放入已溶化的鹿角膠和適量糯米，文火熬成粥，把粥攤開曬乾，再把粥乾與桃仁、杏仁、白芷、白芨、白及……等材料一起搗為細末，密貯保存待用。

銀杏瞪圓了雙眼，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。

白采薇花費了幾天時間，終於將這款澡豆做好了。

看著罈子裡裝得滿滿的澡豆，她的唇角浮起了笑容，看著夢想一點點變成現實，這種感覺實在太好了！

「姑娘，這真的可以用來洗澡嗎？」銀杏有些好奇。

白采薇笑了笑，將罈子裡的澡豆分裝在幾個小瓶子裡遞給銀杏，吩咐道：「妳將這些澡豆分發給院子裡的幾個小丫鬟，記得找皮膚黑些粗些的，不要說是我做的，過幾日咱們看看效果。」

銀杏覺得十分新奇，笑道：「姑娘，奴婢的皮膚就挺粗的，奴婢想試試。」

白采薇笑了，「那就試試。」

她自己也裝了一瓶，想試試這澡豆效果究竟如何。

才出屋門，院子裡頭就出現沉重的脚步聲，那人似乎帶著怒氣進來，氣勢洶洶的。

白采薇沒有抬頭，光聽這腳步聲就知道是誰了。

也不知道她是什麼體質，特別吸引紈褲。她爹是個紈褲，未婚夫是個紈褲，還有眼前的弟弟也是個紈褲。

此時少年已經雙手叉腰氣咻咻的杵在她的眼前了。

「姊！」白澄吹鬍子瞪眼的看著她，「是不是妳請來的先生？專門給我補課的！」

才十四歲的少年，嘴唇上還沒長出絨毛，模樣標緻卻稚嫩，身材如同剛剛拔高的樹苗，又高又瘦。

「沐先生是我請的，怎麼了？」

白澄氣得翻白眼，指著她的臉道：「哈，妳居然承認了！妳是嫌我白日裡上學堂不夠累，回家還要聽先生嘮叨是不是？妳這是誠心想把我往死裡折騰！」

白采薇在廊下尋了一張椅子坐下，不急不緩的對白澄說：「你說我逼你，那我問

你，爹娘送你去族學讀書，十日你去了幾日？學堂發的書你又讀懂了幾本？人家頭懸梁、錐刺股，那叫吃苦，你每日只需要動動你快要枯死的腦仁，想想今日去哪家喝酒，明日去哪家看戲，如此，你也好意思來跟我喊累？」

白澄，「……」他姊對他太瞭解了，他竟無言以對。

白采薇和緩了語氣，語重心長的道：「弟弟，你也不小了，咱們這偌大的侯府，你是世子，以後就靠著你撐起家業了，爹娘老了以後還要靠著你呢。你若是如此不長進，以後咱們這一大家子指望誰？」

白澄懊惱的掏了掏耳朵，他最怕碎碎念，瞪著白采薇，「姊，妳未婚夫也是個吃喝玩樂的主兒，妳是不是管不住他，氣沒處撒，專門來整我呢？」

白采薇一笑，「你放心，他也有份。」

謝嘉言打獵剛回來便被叫到了祖母的屋裡。

謝老夫人手裡拿著一封信，笑得嘴巴都合不攏，看他的眼神也十分怪異。

謝嘉言有一種不好的預感。

她招手，「嘉言，過來，你媳婦兒來信了！」

謝嘉言背心一寒，他還沒成婚呢，哪來的媳婦？

驀地，他想起了白采薇，難道是她？她又要搞什麼幺蛾子？

「長青侯府請了一位大儒在府中講課，正好她的弟弟白澄一個人上課不大安分，特意請你也一起去上課。她說這位沐先生博通經史，學貫古今，是一等一的鴻儒，你……」

「不去！」謝嘉言沒等她把話說完，一撩袍子坐在了羅漢床上，臉色冷漠。

謝老夫人就知道是這個回答，她實在太瞭解孫子了，叫他去念書就跟讓他去送死一般。

「唉……」謝老夫人哀傷的長歎了一口氣，接著便哭了起來，歎一聲氣抽泣一聲，拍一把桌子，「我對不起你死去的娘啊！當初你娘望你成才，臨死之前還閉不上眼，她要是知道你現在混成了這樣子，心裡該是多麼難受啊……我也沒幾年活頭了，可是我不敢下地府啊，我怕碰見你娘，她會怪我啊……」

謝嘉言聽著，心裡說不出的難受，他原先是個父母早亡的，心中渴望有個親人，如今有了疼他的祖母，他面上不顯，心裡卻是敬愛的。

看謝老夫人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抽泣，他揉了揉額角，道：「祖母，您也不必將我娘請出來，我……我去還不成嗎？」

謝老夫人一聽這話立馬轉悲為喜，抹了眼淚喜笑顏開，拍手道：「這才是我的乖孫，明日一早你就去長青侯府報到！嘖，我可真是有個好孫媳婦，真心替我著想啊，她若是能厲害些，以後也能好好管管你。」

謝嘉言不由得磨了磨後槽牙，白采薇，我幫妳辦事，妳就是這麼報答我的？

長青侯府。

沐先生進府了，長青侯聽白采薇將這位先生吹成了天上有地上無的鴻儒，不由得心中滿滿都是敬意，又聽說女婿也要來跟兒子一起念書，更加鄭重了。

他特地擇了一個寬敞漂亮的院子，距離兒子女兒的院子都近，早早的就給沐先生準備好了休息的臥房、書房和教書的學堂。

距離兒子的院子近，自然是方便兒子早晚念書；距離女兒的院子近，當然是方便女兒時不時來看看未來夫婿。

如今女兒終於不鬧著退婚了，還叫謝嘉言過來念書，看起來似乎對他回心轉意了，這個時候可不是促使兩人儘快完婚的好時機？

長青侯心裡打著如意算盤，孫氏亦是這樣的想法。

知道謝嘉言今天要來，她一早便張羅起來，白采薇還沒起床時她便已經站在白采薇的床前了。

白采薇驚地看到她娘堆滿笑容的臉，只覺得嚇得慌，一早的瞌睡都嚇沒了，「娘，您做什麼？」

孫氏手一揚，兩個丫鬟捧著堆成小山的錦繡衣裳送到了床前。

「娘給妳挑了許多漂亮衣裳，快起來試試。」

「這麼多？」白采薇瞪大了眼睛。

「哪裡多？不都試試怎麼知道哪件穿著好看呢？」

話不多說，孫氏一把將她從床上拉起來，催促她洗漱，便開始給她試衣裳。

白采薇想隨意選一件，孫氏不依，硬是讓她將那兩堆衣裳試完了。

試完了衣裳還沒算完，又接著她坐下，在梳妝鏡前描眉畫目，折騰她的頭髮，一晃又是半晌。

「娘，好了沒？」她百無聊賴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「拜託啊娘，是弟弟今日上學堂，不是我啊。」

救命！她只需要露一面而已，何必這麼麻煩？

「好啦！」繁瑣的打扮之後，孫氏喜形於色的拍著手，「打扮好了，看看漂亮嗎？」

白采薇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無力的揉了揉額角，這打扮彷彿今天她要出嫁似的，也太隆重了。

這時，門外丫鬟急匆匆過來稟告，「夫人，姑娘，謝世子過來了。」

孫氏一聽，頓時眉飛色舞，歡喜道：「這位從不喜歡上學堂的主兒，今兒居然自己前來，采薇，果然還是妳厲害啊！」

白采薇也有幾分詫異，她不過寫了一封誇獎沐先生學問的信罷了，讓謝嘉言過來和白澄上課只是一個建議，雖然謝家回信說會過來，但她一直不確定謝嘉言到底會不會出現，沒想到他真來了，要說厲害，還是謝老夫人厲害。

白采薇被孫氏拉著就要往外接謝嘉言去了，她忍不住嚷道：「娘，我還沒吃飯呢！」肚子好餓，要不要這麼著急？

被無可奈何的拉了出來，白采薇只得勉強掛起微笑。

庭院的桃花樹下立著一個少年，他一襲素錦白衫，清晨的陽光灑在衣衫上，彷彿

給他鍍了一層金光，使原本就華貴的他猶如謫仙。

清風拂過，桃花簌簌落下，輕輕的落在了少年的肩頭，美得如夢似幻。

白采薇看得一怔，回過神來，謝嘉言帶著幾分寒意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。

她看出來了，他是不情不願被逼著過來的。

想到他被謝老夫人逼，她心裡有幾分幸災樂禍，唇角揚起了一絲笑容。

少女身著繡著金芙蓉的石榴紅錦繡綺羅裙，插得金玉珠翠滿頭，饒是這樣的打扮，在她身上不但不顯俗氣，反而襯得她如百花之王，清豔無雙。

她嬌豔含笑，一剎那彷彿春光乍現，牡丹綻放，竟美得動人心魄。

謝嘉言轉了臉，她笑起來時實在太晃眼。

他躬身向孫氏行禮，「夫人。」

孫氏笑得合不攏嘴，這未來女婿雖然有個紈褲名號，可著實長得太好看了，看得她這長輩心裡歡喜。

她忙道：「你應當見過侯爺了吧，這會兒沐先生已經到了，白澄也在院子裡，你跟著丫鬟直接過去吧。」

謝嘉言點了點頭，沒多看白采薇一眼，便跟著丫鬟去了文曲院。

這「文曲院」的名字是長青侯起的，簡單直白，無非希望在這院中的兒郎一個個學有所成，如文曲星下凡一般。

白采薇瞧著謝嘉言那副極不情願的臉色，忍不住捂著嘴「噗嗤」笑了出來，他也有今天！

孫氏以為她開心，拍著她的手意味深長的道：「女兒，珍惜這機會啊。」

白采薇無語，珍惜什麼？她建議謝嘉言來念書可不是為了見他，只是單純不想他在外頭成天惹是生非罷了。